

从文学到舞台， 红色电波声声不息

中央歌剧院剧场“剪彩” 开启世界级艺术长跑

本报记者 郑娜



一个环形坡面乐池升起于舞台中央，大型交响乐队围坐其间，合唱队列其后，如众星拱月。舞台上，两条半圆飘带，以“1952”为起点，以2022为抵达，中间环抱着“中央歌剧院”圆环，与乐池两相呼应，仿佛诉说着一座歌剧院70年的光辉岁月。

7月6日晚，在新落成不久的中央歌剧院剧场，大幕开启，灯光璀璨。当一个以中国审美意蕴“圆”为设计概念，寓意着中西文化和谐圆融、美美与共的舞台呈现在众人面前时，观众席不禁响起一阵阵惊叹声。在郑小瑛、高伟春、杨洋和袁三代指挥家的“艺术接力”下，一场阵容强大、温暖动人的开幕式音乐会在这里华丽上演。最佳、马梅、刘珊、丁毅、袁晨野等众多国内顶级艺术家，与刘志云、么红、尤泓斐、王庆爽、阮余群等中央歌剧院艺术家们汇聚一堂，用音乐和歌声为新剧场“剪彩”，致敬中央歌剧院70周年的艺术传承与精神赓续。

中央歌剧院始建于1952年，前身是延安的中央管弦乐团和鲁艺文工团。1943年，在延安创作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1945年，在延安演出民族歌剧《白毛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央歌剧院在中国首演、推出并保留了《图兰朵》《茶花女》《卡门》《叶甫盖尼·奥涅金》《艺术家生涯》《利哥莱托》等大量世界经典歌剧，积累并创作了《第一百个新娘》《马可·波罗》《霸王别姬》《山林之梦》《红帮裁缝》《红军不怕远征难》《红色娘子军》《玛纳斯》《命运》《道路》《萧红》等一批中国原创民族歌剧。

作为国家级的艺术团，拥有一家自己的专属剧场，是一代又一代中央歌剧院艺术家的夙愿。今年，在建院70周年之际，这个愿望终于在这一代歌剧人手中实现了，气势恢宏、风格典雅的中央歌剧院剧场拔地而起，成为首都北京又一处闪亮的文化地标。

当晚的开幕式音乐会在张凯丽、瞿弦和两位表演艺术家的主持下，全画幅式展现了中央歌剧院70年以及中国歌剧事业的艺术成就。其中，歌剧《阿依古丽》《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党的女儿》等经典之作，对早期中国歌剧发展进行了回溯与致敬；《西西里晚祷》《利哥莱托》《卡门》《蝙蝠》《图兰朵》等经典歌剧唱段，展示了中央歌剧院对世界经典歌剧艺术的驾驭能力；《玛纳斯》《命运》《道路》等原创歌剧，彰显了近年来中央歌剧院的创作实力。

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文化工程，中央歌剧院剧场甫一亮相就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开幕之际，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歌剧多、米拉·维洛蒂耶维奇等多位知名国际歌唱家，对剧场的落成以及投入使用表示祝贺，并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开幕式音乐会就像个起点，中央歌剧院剧场的艺术长跑才刚刚开始起步。”中央歌剧院院长、小提琴家刘云志说。他表示，未来中央歌剧院剧场将以“世界一流歌剧院、国家最高歌剧殿堂、歌剧艺术普及传播的引领者、中外歌剧交流平台以及歌剧人才聚集高地”为发展目标，争取打造成为“人民的舞台、世界的窗口、高雅艺术的重镇”，将更多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艺术水准、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经典搬上舞台。

图为艺术家在开幕式音乐会现场表演。中央歌剧院供图

“三月三”民族电影展举办 银幕光影展示民族风情

李霆钧

6月29日至7月3日，第二届“三月三”民族电影展在广西南宁举行。活动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影局、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西文化产业集团联合主办。

广西的民族电影创作具有优良传统，葆有旺盛活力。电影《刘三姐》家喻户晓，近年来推出的《碧罗雪山》《夜莺》《阿佤山》《天琴》《又是一年三月三》等影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民族电影是中国电影画廊的瑰宝，承载着书写各民族多元文化特点的使命，在彰显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电影人在产业发展大潮中开拓进取，奋力前行，创作出众多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着观众，在海外各大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本届电影展从300多部影片中精心挑选出《天上的菊美》《又是一年三月三》《红色之子·单刀赴会》《天边加油站》《刘三姐》《随风飘散》



主办方供图

施战军

深观察

文学作品转换成其他艺术形式的传统由来已久，近些年来更是佳作迭出。如刘慈欣《流浪地球》改编成电影，毕飞宇《青衣》改编成电视剧、舞剧、京剧，路遥《平凡的世界》、梁晓声《人世间》改编成电视剧、话剧等。这些改编后的作品频频“出圈”，成为文化热点，展现出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拥抱、交融、相互激发的巨大张力。

近日，根据作家李安小说《最后的电波》改编，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话剧《铁流东进》登台国家大剧院，反响热烈，好评如潮，再度引发关注。《最后的电波》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并获得了2018年度“弄潮杯”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从小说到戏剧，《铁流东进》在编剧、导演、演员、舞美、道具、灯光、音乐等多方面均展现出艺术的高水准，可以说是从平面文学到立体舞台改编的成功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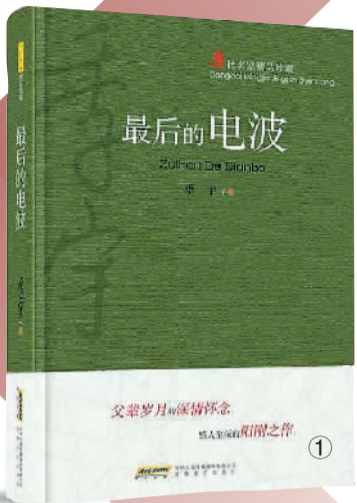
舞台二次创作，人物“活”起来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小说《最后的电波》讲述的是皖南事变后，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将士被困于白马山区时，利用李安本这位电报局职员，以电报的方式与江北军部恢复联系，最终在顾绍彬团长等新四军将领的率领下顺利突围的故事。

从小说到剧本的改编，涉及从文学作品到舞台表达转化的过程，话剧《铁流东进》在剧本上下了很大功夫。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最终都是看人物。《铁流东进》成功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了舞台的二次创作。剧中，无论是归国抗日的华侨，还是带着江湖气息的草莽大汉、下山的道士、柔弱的少年，每个角色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真实而鲜活。

例如，通过对主人公李安本姓名的“补白”与“解读”，戏剧放大了原本文字的信息传递：安本，安分守己——老百姓就是想这样过日子的，但是是什么让他们不能安本？是什么原因让李安本原本可以当一个好兵的，却从战场隐退回家娶妻生子？剧中交代了，是历史的动荡，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现实，是李安本的舅舅在战场上踹的他那一脚，让他选择踏踏实实过日子，去追求“安本”。通过这个值得琢磨的名字，老百姓朴素的期待也在这里得到了诠释。

类似这样耐人寻味、画龙点睛的改编还有许多，比如原著中的“小彭”变成了“小火柴”，代表了点燃的微火和一种希望；“答答滴滴滴，滴滴滴答答”不仅是符号化的电码，而且成为了最好的祝福，一句台词蕴含多层含义，满含深情。从“最后的电波”到“铁流东进”，更展现了一种大历史观、大时代观，真正符合立体的舞台呈现。



引人入胜的舞台表演，也为作品增光添彩。李安本的角色塑造张弛有度，是有刻度的表演。演员在扮演老年李安本时，演出了年龄特质，但是不颓丧；青年李安本，则是一个佝偻却狡黠精明的形象。李安本经历蜕变，成为新四军战士后，又展现了豪迈之气，这些都通过演员的头、胸、腿、脚以及行、立、坐、卧、眼神、语气等方面表现出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表演水平。剧中王挺饰演的顾团长，在戏中起到了“变压器”效果，他们的表演节奏、温度、强度把握得很好。震撼和感动的分寸，把控得很真切，将剧场变成了一种弹性的空间。

传统创新统一，彰显舞台魅力

话剧《铁流东进》充分运用台词语言、

肢体表演、时空交织、场景转换、新媒体技术等舞台表现手法，在如何讲述故事上进行了大胆创新。高度写实与大胆写意的巧妙结合，使这部话剧充满了艺术魅力，是传统和创新统一的典范。

例如表现李安本在第三团无线电培训班当教员的场面时，设计了两支竹竿来表现担架，模拟了人物坐在竹竿上被抬上山的感觉，也表现了三团官兵学习无线电发报的场景。这种源自于民间戏曲中的元素，在欢快诙谐的音乐中，将老百姓生命力的可爱和战士们生命力的鲜活跃然呈现于舞台之上，作品的天地一下就宽大了。角色设置上也向传统戏曲做了借鉴，杜南海又闷又有力量，是典型的文戏角色，而大刀、大牛、二牛这些角色都是用武戏的方式。这些都是基于传统的创新和延展。

话剧《铁流东进》整体上追寻英雄精神的叙事表达，是有关信念、理想和艺术的综合舞台呈现。这种精神是有凝聚力的，从排练厅到舞台，到表演、灯光、音乐、舞美各部门的有效配合，将理想的光亮一步步传递给观众。同时，基于传统文学的力量，作品完成了许多值得深挖的追问，比如曹禹式的对命运的追问，除李安本角色本身的体现外，彭大刀的那段独白：“闺女！俺要报仇……从那天起，这个世上只有彭大刀……”，饱含了对战争、国难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更是对命运的追问。再比如老舍式的对世道的追问，在李安本祖孙二人的对话中也体现得特别充分恰当。

话剧《铁流东进》是剧场、舞台功能有效开发利用的典范。其舞美布景设计抽象但巧妙，高高低低的白色积木，可以是阵地、是房子、是山峦，整体来说又象征着摩斯密码和电波。演员在舞台上，跳上跳下，跳入跳出，将表演和舞台环境融为一体。戏中最后一幕，当新四军战士们的群雕形象出现在舞台后方，群体的奔跑涌动和舞台旋转接口的表现，配合着灯光、音乐，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感和崇高感。

演出谢幕时，观众热烈的掌声证明了这部话剧深挚人心的共情效应，展现了舞台艺术不可替代的巨大魅力。来自平面文学的人物，通过舞台表现具象起来，带动观众回望和致敬革命先辈走过的路，将理想信念形象化于红色电波，在心中永续，声声不息。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

图①：小说《最后的电波》封面。

图②③：话剧《铁流东进》舞台照。中国国家话剧院供图

法律界助力共建 网络文艺和谐生态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7月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发起的全国首家中国网络文学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写作者数百万人，读者数亿人，作品上千万部，由此带动的网络文艺产业规模庞大、从业者众多，为更好营造网络文艺行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在司法部和北京市司法局指导下，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知识产权领域资深专家、法律界专业人士、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人民调解员等组成全国首家专门针对网络文学知识产权纠纷进行调解的人民调解组织，主要开展普法教育、法律咨询、纠纷调解、维权诉讼等工作，旨在保护网络文艺作品知识产权，减少维权成本，缓解诉讼压力，努力共建更加和谐清朗的网络文艺环境。

当天，中国作家协会还在北京召开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近50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全国省级网络文学组织负责人、知名网络作家和评论家共同发起《网络文学行业文明公约》，呼吁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优化网络文艺行业生态，推动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

《大山的女儿》 荧屏再现“时代楷模”

本报记者 苗春



杨蓉在《大山的女儿》中饰演黄文秀。出品方供图

扑面而来”。

《大山的女儿》以黄文秀的人生经历和党对她的培养为线索，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成长，还在创作时设计了第一书记群体、驻村干部群体、基层党员群体以及乡村致富带头人等多元人物形象。导演雷献禾表示：“这部剧依据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文秀模式’进行创作，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呈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实景，为观众解答有志青年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农村应该以怎样的理念去发展的问题。”

该剧客观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门熟路”的艰辛。有观众表示剧情很真实：“没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农村有农村的现实情况。”“黄文秀刚上任时的场景，我们看完很有共鸣。面对困难和压力，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念。”

该剧节奏快，艺术表达方式新颖。如第一集开篇就扣人心弦，用急促紧张的镜头再现了黄文秀生命的最后时刻：暴雨之夜，黄文秀独自驾车行驶在崎岖山路上。年迈父母担忧返程的女儿，百坭村同事不停发微信告知她山洪预警，让她不要回村。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此时，该剧运用了倒叙的手法，镜头一转，让黄文秀直接面对观众，平静地介绍自己：“我叫黄文秀。”由此拉开了她30岁无悔人生的大幕，牢牢地吸引了观众。

亲切的广西方言、美味的壮族米粉、甘甜的壮族米酒、别具风情的壮族服饰、悦耳动听的壮族山歌……《大山的女儿》力图返璞归真，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演员在剧中干农活、拉家常都是好手。黄文秀当时工作的乡村美丽却贫困的状况，也在剧中得到真实呈现。杨蓉饰演的黄文秀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戴着草帽，穿着扶贫红马甲，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既有壮乡儿女的味道，又有当代大学生的气质，颇具黄文秀神韵。